

## 臺灣民主國防衛戰爭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 The Taiwan Republic Defense War and Taiwan Nationalism

伊藤幹彥 清雲科技大學語言教學中心助理教授

#### 摘 要

臺灣民主國的抗日運動者是否有清國人意識、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南臺灣民主國繼續存在，臺灣抗日運動，是爲了恢復北臺灣民主國。邱逢甲當了臺灣民主國的副總統，他有反日復臺思想。臺灣民主國有獨立國家之三個條件。臺灣人不想恢復放棄自己的大清帝國。閩南人與客家人共同團結抵抗日軍。劉永福命令抗日軍推動抗日運動。吳湯興使用「臺灣民主國義勇軍統領」。姜紹祖說「誓死抗日」。徐驥說「我願與臺灣土地共存亡。」清國軍與臺灣義勇軍在中南部共同抵抗日軍。我們可以說臺灣民主國軍的抗日運動者擁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關鍵詞：**臺灣民主國、臺灣人意識、臺灣民族主義思想、臺灣抗日運動、反日復臺

Mikihiko Ito, Language Center of Assistant Professor, Ching Yun University

### **Abstract**

Did the Taiwanese of the Taiwan Anti-Japanese Movement of the Taiwan Republic have a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and Taiwan Nationalism ? The Northern Taiwan Republic in Taipei ended on June 7<sup>th</sup>, but the Southern Taiwan Republic continued on in Tainan with the Taiwanese resisting the Japanese army continuously. Qiu Feng-jia, insisting on the founding of the Taiwan Republic, became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Taiwan Republic. The Taiwan Republic had three conditions of being an independent state: government, nation, territory. The Taiwan Republic was an independent state. The Taiwanese did not want to be a part of the Qing Empire which had ceded Taiwan. When the Japanese army invaded Taiwan, the Min Nan People and Hakka People united against their common enemy: the Japanese. Liu Yung-fu was in command of the Taiwanese Volunteer Army and the Qing Empire Army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and he led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using the title of “the Taiwan Republic Defense Minister,” Wu Tang-Hsing used the title “the Taiwan Republic Volunteer Army Commander.” Chiang Shao-Tsu said, “Even if I die, I continue in the Taiwan Anti-Japanese Movement.” Hsu Hsiang said, “I’d like to give my life and my death for Taiwan.” The Qing Empire Army of Ching People and the Taiwanese Volunteer Army at Chien Pi Shan, Pa Kua Shan, Hsi Lo His, Ta Pu Lin, Chia yi Cheng, Tseng Wen fought together against the Japanese army. From the above ten reasons, the Taiwanese of the Taiwan Anti-Japanese Movement of the Taiwan Republic had a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and Taiwan Nationalism.

**Keywords** : the Taiwan Republic,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Taiwan Nationalism, the Taiwan Anti-Japanese Movement, Anti-Japanese and recover-Taiwan.

## 一、緒論

大清帝國與大日本帝國發生甲午戰爭(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年)，日本打敗清國，兩國訂定了馬關條約(清國是將臺灣〔1〕割讓給日本)。

臺灣民主國在臺北宣言獨立，文曰：「民主國之寶印」，年號「永清」，唐景崧就任了臺灣民主國大總統，藍地黃虎為臺灣民主國國旗，清國的前兵部主事邱逢甲率紳民，鼓樂齋捧國旗國璽，行兩跪六叩之禮。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臺灣民主國成立了。佈告全臺灣，發電報給清國，並通知世界各國。清國命令駐臺各官僚離臺，全臺灣之中，離臺的共有一百五十人。臺灣民主國政府領導者之名單如下：唐景崧為大總統、邱逢甲為副總統、劉永福為大將軍、俞明震為內務大臣、陳季同為外務大臣。

臺灣之民主獨立運動，倡之者為進士邱逢甲。邱逢甲曰：「余早知有今日矣；雖然，臺灣者，吾臺人之所自有，何得任令之私相授受？清廷雖棄我，我豈可復自棄耶！」乃首倡臺灣自主之說，呼號於國中。登高一呼，全臺皆應。忠義之士，痛罵清廷之負臺民，而力贊邱逢甲之議。邱逢甲草訂臨時憲法，建臺灣為自立民主國，選總統副總統各一人。開議院為立法機關，製藍地黃虎國旗，群皆贊成。議總統為何人，眾意屬唐景崧。紳民數千人，鼓吹前導，詣撫署，上臺灣民主國總統印授於唐景崧，唐景崧朝服出，望闕九叩首，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即撫署為總統府，電告自主於清廷，言遙奉正朔，永作屏藩。副總統一席，群以屬邱逢甲，邱逢甲為副總統。時劉永福在臺南，僅曾電達唐景崧，邱逢甲，謂「願與臺存亡」〔2〕。

邱逢甲說：「我早知有今日，臺灣乃屬於我們臺灣人所有，哪能私自互相授受？大清帝國雖然拋棄我們臺灣人，我們怎能自己放棄自己呢！」這當中提到「臺灣乃屬於我們臺灣人所有」意味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臺灣不屬於大清帝國，臺灣人自己

統治臺灣，所以臺灣人成立「臺灣民主國」的獨立國家。另提到「哪能私自互相授受」意味大清帝國因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但是臺灣人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所以臺灣人成立臺灣民主國。還有提到「大清帝國雖然拋棄我們臺灣人，我們怎能自己放棄自己呢！」這意思是大清帝國已經放棄臺灣，所以臺灣人不需要依賴大清帝國，臺灣人自己獨立建國。因此，邱逢甲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有關臺灣民主國之學術論文如下，曾迺碩《乙未拒日保臺運動》〔3〕，翁佳音《臺灣人武裝抗日史研究一八九五—一九〇二》〔4〕，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5〕，黃秀政〈劉永福與乙未反割臺運動〉〔6〕，吳密察〈乙未臺灣史事探析〉〔7〕，黃昭堂《臺灣民主國研究》〔8〕，薛雲峰《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一八九五乙未抗日戰爭為例》〔9〕。這些論文皆具有獨創性，但是都沒有論及到臺灣民主國的抗日運動者具有臺灣民族主義思想。清國人意識的定義是自己覺得「我是清國人」的意識。臺灣人意識的定義是自己覺得「我是臺灣人」的意識。臺灣民族主義思想的定義是臺灣人的國家建設。臺灣民主國的抗日運動者是否具有清國人意識、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筆者欲闡明臺灣民主國的抗日運動者是否具有清國人意識、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 二、反日復臺思想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一八九五年迄一九〇二年之間的武裝抗日，具有效忠中央政府滿清朝廷的取向，翁佳音暫名之為「反日復清」。此「反日復清」的色彩，即有學者強調這是「中華之民不服夷狄之治」。有些歷史書籍，強調中華民族抵禦外侮，是「國家民族大義」的表現，甚至斷言臺灣的抗日是一種光復(復歸中國)衝動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武抗(特別是乙未

之戰時)，只是一種防衛鄉土、抵抗外來強盜的現象，不太贊成「漢魂」、「民族意識」。可以詳盡解釋，甚至有論者謂北部抗日者有回歸清朝版圖的企圖，但中南部則缺乏。顯然，由「反日復清」的現象，牽涉到一些「民族」、「歸屬」的問題。我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有兩種不同的來源，一是本國的，一是接受西方觀念的。前者是天朝體制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後者是甲午戰後深受西方影響的。清季臺灣有漢族乃至與原住民之間的各自分類意識，故翁佳音認為很難遽論臺灣的武抗是受西方影響的近代意義之民族運動，是「中華之民不服夷狄之治」的效忠清朝體制的思想表現。經清朝二百多年的統治後，臺灣的漢族已對清廷君主表現出效忠的態度。從資料的實證上，可知乙未抗日時，以上層士紳和官僚為主導的抗日團體，得知清廷割讓臺灣後，自費在島外的報紙刊登「尙得為大清國之雄鬼也矣」。而且，在島內號召的政治口號也是以「願為島國、永載聖清」、「仍奉正朝朔、遙作屏藩」。抗日者如吳得福之宣言有「諸君以身奉國家」；義勇募集之檄文謂：「...以圖匡復...天朝赤子」；南部六堆抗日檄文「久奉清朝正朔，唯知中國之帝王，斷不敢懷二心更事異類」；而且此類檄文普遍在各大城鎮揭貼。由此可見，乙未之戰有很濃厚的回歸清朝體制的趨向。乙未戰後至最初的幾年之間，政治號召仍有強烈的效忠清朝體制取向〔10〕。

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二年之間的武裝抗日，翁佳音暫名之為「反日復清」。但是，筆者認為武裝抗日之時，臺灣人不是「反日復清」為目的，而是「反日復臺」。因為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成立了臺灣民主國，臺灣民主國已是獨立國家，所以，臺灣人不是要恢復大清帝國，是要恢復臺灣民主國。一八九五年六月七日，北臺灣民主國滅亡了，臺北被日軍佔領，但是臺南的南臺灣民主國繼續存在〔11〕，臺灣人繼續抗日運動，這意思是為了恢復臺北的北臺灣民主國。臺灣抗日運動是臺灣攻防戰，臺灣攻防戰是臺灣民主國防衛戰爭。因此，臺

灣人有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翁佳音「仍奉正朝朔、遙作屏藩」根據這句話分析，臺灣人有「反日復清」之思想。但是，「仍奉正朝朔、遙作屏藩」的意思是「臺灣民主國視為大清帝國是正統政府，臺灣民主國是大清帝國的屬國」，臺灣民主國有獨立國家之三條件，政府、人民、領土，所以臺灣民主國為獨立國家，「屬國」的意思是臺灣民主國尊重大清帝國，所以，屬國與殖民地是不同的，臺灣民主國告訴大清帝國這句話的目的是為了需要抗日戰爭的武器，筆者認為「仍奉正朝朔、遙作屏藩」不是「反日復清」之思想，而是「反日復臺」之思想。

大清帝國放棄臺灣人，所以臺灣人自己建立獨立國家，成立「臺灣民主國」。臺灣人想不想恢復放棄自己的大清帝國？臺灣人不想恢復大清帝國。翁佳音說的「反日復清」，筆者覺得應是「反日復臺」。日軍登陸臺灣之後，大約兩星期即佔領臺北，臺灣民主國的領土則失去了十分之一。所以臺灣民主國軍需要收復失地。臺灣義勇軍試著收復臺北兩三次，因此，臺灣義勇軍與日軍抗戰，乃為了收復失地而戰鬥。如果成功收復失地的話，臺灣民主國將恢復北部的領土。所以，臺灣民主國不是要復歸大清帝國。

從「大清國之雄魂」、「匡後天朝」可看出，翁佳音主張臺灣有「反日復清」之思想。的確是有「反日復清」之思想，但是也有臺灣人認為有「反日復臺」之思想。邱逢甲反對大清帝國割臺，曾說要抵抗日軍侵略臺灣，主張成立臺灣民主國。之後邱逢甲當了臺灣民主國的副總統，從邱逢甲願意當臺灣民主國的副總統，可以認定邱逢甲有「反日復臺」思想，邱逢甲把臺灣從大清帝國分離，讓臺灣獨自成立臺灣民主國。因此，可以說邱逢甲有「反日復臺」思想，並非「反日復清」之思想。

劉永福命令在臺灣中部與南部的黑旗軍與臺灣義勇軍對抗日軍，並推動抗日運動，劉永福使用「臺灣民主國鎮守臺南幫辦軍務劉淵亭軍門」，使

用這個稱呼意味他擁有臺灣民族主義思想。劉永福在臺南成立臺灣民主國議會(國會)，設立國會是總統的職務，因此可認為劉永福有臺灣民族主義思想。也可以說劉永福擁有「反日復臺」之思想。

在大清帝國統治下的臺灣，閩南人、客家人及原住民互相戰鬥，在臺灣常常發生分類械鬥，所以大清帝國時代有閩南人意識、客家人意識及原住民意識，但是，沒有臺灣人意識。日軍侵略臺灣之時，閩南人與客家人共同團結抵抗日軍，他們認為共同的敵人是日本人，因此，閩南人與客家人擁有臺灣人意識。那時日軍沒有侵略山地的原住民，日軍與原住民沒有發生戰鬥，所以一八九五年漢民族與原住民之間無合作關係。自一八九五年臺灣人開始有了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 三、北臺灣民主國防衛戰爭

五月二十九日，日艦到澳底海面。戍守澳底一帶庄，為記名提督曾喜照之連勝軍，實即屯丁所編組者。簡淡水之一營，駐於鹽寮、舊社。舊社防守兵，五十人。成軍三日，毫無戰爭經驗，見日軍至，鳴槍數響，潰退〔12〕。曾喜照棄守舊社、澳底、鹽寮。當警報傳至臺北，唐景崧集議。維今之計，祇有死守三貂嶺。唐景崧急令副將銜吳國華率威遠軍(新募粵勇)，星夜馳防三貂嶺。吳國華新自廣東來，裝備尚未齊全。五月二十九日，始領四百人成行〔13〕。

五月三十日發兵，林朝棟集諸將誡之曰：「此次出兵，關係存亡大計，凡吾同胞，務損成見，誓死馳驅，倘蒼天明鑒，必能助我功成。否則，亦當馬革裹屍，為四百萬父老兄弟爭民族大義也」。言訖，淚如雨下。諸將皆志氣昂揚，同聲嗷應〔14〕。

林朝棟說「這次出兵，關係著臺灣民主國的存亡，凡是我們臺灣的同胞，務必捨棄成見，誓死將日軍趕出臺灣，如果老天明察，一定能幫我們臺灣人成功。否則，臺灣民主國將滅亡。為四百萬臺灣

人民，爭取臺灣民族大義。」這當中所說的「臺灣民主國的存亡」意味臺灣民主國命運共同體意識；而「臺灣的同胞」意味著臺灣人意識；「誓死將日軍趕出臺灣」則意味具有臺灣防衛意識；「四百萬臺灣人民」意思是作為一個團體的四百萬臺灣人民；「爭取臺灣民族大義」表示臺灣人爭取臺灣民族的獨立。因此，林朝棟擁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吳國華、包幹臣因奪功之爭，放棄小粗坑。九份、三貂嶺之間，遂無一兵一卒。五月三十一日，日軍薄九份街。分統陶廷樑出戰，日軍當之。陶廷樑，急退土地公坪。防守九份者為防軍先鋒營官宋忠發，見陶廷樑勢危，率部應援，宋忠發中彈而亡。陶廷樑在土地公坪獲報宋忠發死事，號啕大哭，撫刀誓曰：「吾不能盡殺倭寇，決不生還」！乃整軍再戰。孫占彪領連勝軍右營至，相與肉搏衝鋒。陶廷樑、占彪俱受重傷。部卒以統率無人，皆潰散，九份落入敵手。內務督辦前敵督戰官俞明震，亦率親兵六十人與劉燕同行，抵達瑞芳，立傳令箭，凡臨陣不前，畏縮退却者，斬〔15〕！

陶廷樑提到「如果我不能抵抗日軍，決不生還。」這句話意味陶廷樑具有臺灣防衛意識。陶廷樑乃是大清帝國之軍人，但是他為了防衛這塊土地，抵抗日軍。因此，陶廷樑將臺灣視為共同體之意識。換句話說，陶廷樑擁有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日軍直衝瑞芳街。俞明震扼於要津。惟不戰而潰，軍法所不容，研墨作書，飛送吳國華轉致諸將以戒之。書曰：「逃勇已斬三人，今日之戰，關係全臺存亡，諸公退後一步，弟必開槍轟擊。若弟先回大營，不與諸公同死者，願斬首以謝諸公。」吳國華得信，傳達各營知照。吳國華敗北，各營相繼嘩潰。劉燕亦移砲位至基隆南的山上，瑞芳遂陷，時六月二日〔16〕。

俞明震提到「已經殺了三個逃亡兵，今天的臺灣民主國防衛戰，關係著全臺灣的存亡，如果有誰退却，我必定開槍射擊。如果我先回大營，不與大

家共同作戰共生死，我願意斬首以謝罪。」這當中提到的「今天的臺灣民主國防衛戰」意味著俞明震有臺灣防衛意識，俞明震雖為大清帝國人，他爲了防衛臺灣民主國，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另說到「關係著全臺灣的存亡」意味著與臺灣爲生命共同體；「與大家共同作戰共生死」意味爲了防衛臺灣而抵抗日軍。因此，俞明震具有臺灣人意識及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六月三日，日軍到達基隆之東，俞明震抵抗，劉燕移砲獅球嶺，俞明震因負傷，退往八堵〔17〕。六月四日，日軍入據基隆。固守獅球嶺部隊，胡友勝廣勇，劉燕砲兵，陳國柱廣勇，威遠軍、連勝軍、防軍臺協，二十營六千人(基本上一營是五百人，但實際上一營是三百人)。廣勇先潰，臺練繼之。獅球嶺失〔18〕。基隆撤守，獅球嶺放棄，義軍鬪志，一落千丈。張兆連之淮勇；吳國華、胡友勝、包幹臣之廣勇；以及臺練、防營，紛紛潰散。俞明震抵八堵，請總統唐景崧親至前線督戰。歹民四出劫掠。俞明震回寓，衣物被搶一空。文書焚毀。唐景崧潛登鴨打號(Arthur)汽輪內渡。唐景崧曰：「內地諸公負我，我負臺民」〔19〕。

紳士高爾伊上書劉永福云：「三貂嶺簡天瑞、鄭天喜，一呼而應者萬人，高爾伊於六月二日，約爲內應，驅倭入海，與犒六萬金，允於六月六日合力併擊。」〔20〕。

紳士高爾伊說「在三貂嶺的簡天瑞、鄭天喜，招募義勇軍一萬人，高爾伊在六月二日，與簡天瑞、鄭天喜之義勇軍裡應外合，將倭寇日軍驅逐臺灣。」高爾伊說「簡天瑞、鄭天喜，招募義勇軍一萬人」意味義勇軍爲了防衛臺灣民主國，簡天瑞、鄭天喜有臺灣防衛意識。另提到「將倭寇日軍驅逐臺灣」意味排外意識，他認爲日本人爲異民族，所以欲將異民族驅逐出臺灣。他認爲我們臺灣人與日本人是不同的民族，這乃是所謂的排外意識。因此，簡天瑞、鄭天喜、高爾伊具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 四、南臺灣民主國防衛戰爭

六月六日，日軍佔領臺北後，六月八日，攻淡水。六月十四日，樺山大將設立臺灣總督府。六月十七日宣佈臺灣始政。日軍並分兵進佔宜蘭，且計畫南侵，組織新竹支隊。吳湯興極爲奮勇，據苗栗新竹客籍鄉人盟誓，羣起抵抗日軍，徐驥亦組軍，姜紹祖散家財募勇。六月十四日，日軍進兵至大湖口、羊喜窩，即與義軍吳湯興遭遇，接戰一小時，雙方均撤退〔21〕。

日本的史料說「草木皆兵，我騎兵一行迷失道路，問諸農民，農民假裝親切，事實卻指示給不可通行的狹路。當我軍困頓路上，正在徘徊躊躇時，忽然槍聲四起，響徹山中，眼看假裝著農民的人們，三三五五，不知從何而來，拿起預先藏好的步槍，四面齊向我軍亂射。我軍開槍應戰。四面草木皆成敵人了。婦幼亦拿起武器，向我狙擊發射。然而舉目一看，卻是婦女童稚，全都勇敢地手携長鎗，向我追趕而來，似乎老幼婦女都要當兵和我對抗。」〔22〕。

在一八九五年臺灣民主國防衛戰中，臺灣人做總力戰。日軍侵略臺灣北部(除臺北市外)、中部與南部時，臺灣的義勇軍及老弱婦孺都加入抵抗日軍。臺灣義勇軍與日軍戰鬥之後，常常看到老弱婦孺的屍體，所以大部分的臺灣人都參與抗戰。在屏東也有將近一百個婦女的戰鬥部隊抵抗日軍。這個部隊勇敢地抵抗日軍，日軍死傷甚多。有許多的臺灣農民提供了糧食、水及金錢給義勇軍，總之全部的臺灣人抵抗日軍。臺灣人爲了防衛臺灣與日軍對抗，那時候大部分臺灣人都是農民，因爲臺灣這個土地是祖先開墾的土地，對農民來說沒有土地的話，就無法生存。所以，臺灣的農民強烈地抵抗日軍的侵略。爲了防衛臺灣不分階級，所有的臺灣人參加抗日運動。因此，臺灣人擁有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六月十四日，日軍自中壢發，到了羊喜窩。姜

紹祖所部雲集鳳山溪。姜紹祖之敢字營出戰，日軍出戰。胡嘉猷亦自安平率義民趕來助陣。日軍死傷七十，為侵臺以來一大挫折〔23〕。

六月二十日，日軍由桃仔園至中壢，義軍作抵抗。敵次安平鎮，與義軍接觸，散去。義軍守領胡嘉猷、姜紹祖等各統，來攻。六月二十一日，日軍已越楊梅壠，吳湯興自大湖口出，與日軍戰。徐驥率所部攻，敵不能進。但日軍轟擊，楊梅壠亦起火，天乾物燥，瞬息焚毀大半。義軍乏飲乏食，不得不暫退大湖口。林承瑜「兵戈行」有序云：「乙未之役，臺灣義勇蜂起，與倭軍相週旋，居則以天為幕；寢則以地為氈，飢則飽以藜藿；渴則飲之淳澹，其境苦，其情苦，其志猶苦」。六月十四日，日軍行至羊喜窩，與義軍遭遇，慘敗而去。吳湯興慨然到：「今日之戰，關係臺灣存亡，四百萬同胞之生存，雖死何憾」〔24〕？

林承瑜在「兵戈行」提到：「在臺灣民主國防衛戰爭，臺灣義勇軍抵抗日軍，兩軍互相對抗，臺灣人將失去這個土地，且居住的地方也將失去，所以只能居住在外面，也無食物吃只能吃野草，即使渴了也沒有水喝，環境非常的惡劣，精神上很痛苦，毫無意志」。因此，我們臺灣人應該將日本人趕出臺灣，結束這場戰爭，臺灣人的痛苦才能完全消失。由此看出，林承瑜具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吳湯興提到「臺灣民主國義勇軍與日軍之抗戰，關係全臺灣的存亡及四百萬同胞的生命，即使死了也沒有遺憾。」這裡面提到吳湯興認為閩南人與客家人同樣為四百萬同胞的臺灣民族，有著臺灣民主國命運共同體意識，為了防衛臺灣及全臺灣人民的性命，與日軍抗戰到底，即使犧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這意味吳湯興擁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吳湯興招募義軍告示：「統領臺灣義民等營吳，為出示曉諭事：照得本統愚昧無知，謬蒙前撫憲唐委統全臺義民，事繁責重，蚊負堪慮，惟當此臺北

已陷于倭夷，土地人民皆遭其荼毒，聞倭奴據後，則田園要稅，房屋要稅，人身要稅，甚至鷄犬牛豬無不要稅。且披髮左衽鑿齒雕題，異服異言，何能甘居宇下？本統領惻然不忍，志切救民，故不憚夙夜勤勞，倡率義民義士，以圖匡復，以濟時難〔25〕」。

吳湯興招募義軍告示當中提到「異服異言」，日本人與臺灣人的語言、服裝皆不同，風俗習慣也不同，吳湯興不想被日本人統治。吳湯興在關於抗日軍的告示中使用了「全臺義民」這個詞。這個意謂的是吳湯興是所有臺灣抗日軍代表的領導者。吳湯興被稱為臺灣義民統領，吳湯興與臺灣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互相通電報時，劉永福稱吳湯興為臺灣義民統領。吳湯興製作了臺灣義民統領的印章。吳湯興作為臺灣義民統領率領義勇軍與日本軍對抗。吳湯興是臺灣義勇軍的領導者。所以，臺灣義民統領的吳湯興具有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七月一日，日軍攻安平鎮；胡嘉猷仍據大厝內以抗。日軍將胡嘉猷(字阿錦)大厝包圍，胡嘉猷射擊，日軍還擊。日軍潛燬屋牆，胡嘉猷猛射。牆終被炸燬，門亦被燬。然胡嘉猷據屋內以擊，日軍不能支，向中壢街退却。胡嘉猷大厝壁崩塞井，無水可飲，夜率隊向龍潭坡背進。日軍死傷百人，來攻人數為臺軍數倍，不能獲勝，實為日軍戰史上一大恥辱，亦義軍之光榮也〔26〕。

義軍領袖吳湯興鑒於三日之戰，日軍實力頑強，非大軍不能制勝，經一番策畫後，於七月八日夜集各軍分三路自頭份進攻新竹城：傅德星攻東門，陳澄波攻西門，吳湯興攻南門，楊載雲繼後策應，姜紹祖、徐驥各領隊跟進。翌日吳湯興、傅德星二軍自東南路進至十八尖，日軍自虎頭山出截，吳湯興率隊迎擊，楊載雲、傅德星分兩翼夾攻，日軍不敵敗退。義軍佔十八尖及虎頭山發砲轟擊新竹城，城內日軍傾全力死守。嗣因西門日軍援兵又至，吳湯興見勢孤，收軍自東南退〔27〕。

曾與姜紹祖並肩作戰的抗日老兵湯錦輝說到有人為當時情形所做出的歌謠，他至今都能朗朗上

口。「乙未年時就起義，日本出兵打臺灣。敢字前營姜紹祖，操練義兵成一聯。南崁駐防後壁屋，屯營教練效前賢。早知日本東洋鬼，打進基隆港口邊。臺灣成立民主國，犧牲抗日在我肩。聞人逢甲編民勇，紹祖募兵樂自捐。關防衛線未縮短，保民護國應當先。〔28〕」其內容之意思為一八九五年臺灣成立義勇軍，日軍侵略臺灣，姜紹祖組敢字營，自己訓練臺灣義勇軍，在南崁駐防，準備對日抗戰，訓練戰鬥部隊。早知道日軍攻打基隆港，在臺灣成立臺灣民主國，誓死抗日，防衛臺灣乃是我們的責任，知道邱逢甲組成臺灣義勇軍，姜紹祖也散盡家財招募義勇兵。防守臺灣之防線並未縮短，保護臺灣人民，防衛臺灣民主國為第一優先。當中姜紹祖提到「誓死抗日」意味是為防衛臺灣，犧牲生命也抵死抗日。另外提到「防守臺灣」意味著姜紹祖具有臺灣防衛意識，他說「保護臺灣人民，防衛臺灣民主國為第一優先」這意味守護臺灣民主國之國民為重要任務，捍衛臺灣民主國比自己的生命更為重要。因此，姜紹祖擁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吳湯興又於七月九日，集各軍分三路自頭份進攻新竹城；傅德星攻東門，陳澄波攻西門，吳湯興攻南門，楊載雲繼後策應，姜紹祖、徐驥各領隊跟進。七月十日，吳湯興傅德星二軍自東南路進至十八尖，日軍自虎頭山出截，吳湯興率隊迎擊，楊載雲、傅德星分兩翼夾攻，日軍不敵敗退。徐驥遂轉軍南下助戰。姜紹祖知勢已去，遂懸白旗示降，日軍不理，仍開槍射擊，死二十人，餘皆被擒，姜紹祖亦在內〔29〕。

楊載雲為清國人，率領黑旗軍；傅德星、陳澄波、吳湯興、姜紹祖、徐驥為臺灣人，率領臺灣義勇軍，七月八日至七月十日他們在新竹附近之役共同抵抗日軍。黑旗軍與臺灣義勇軍均為臺灣民主國軍，臺灣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命令他們的部隊佈署各地。這個抗日軍包含清國人、閩南人、客家人，他們互相協助，對抗日軍。

姜紹祖被日軍逮捕時，寫了一段話後，便自殺了。「邊城孤軍自一枝，九迴腸段事可知；男兒應為國家計，豈敢偷生降敵夷。」〔30〕這意思是新竹城被日軍所包圍，孤立無援，子彈也全用盡，其苦境可想而知，身為男兒應該捍衛臺灣民主國，怎能苟且偷生，投降於敵人日軍呢？姜紹祖展現其英勇之精神，為保衛臺灣民主國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可看出姜紹祖具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大料崁，亦稱大姑陷，今名大溪鎮。居民已達兩萬六千九百二十人。遂樹旗召攬少壯一千人，組織義民軍〔31〕。

臺灣知府黎景嵩亦來示激勵，人民抗日之心更為堅決；一千人，組編義民；以武秀才江國輝為總統。七月十二日，日軍入侵三角湧街(三峽)，當地人民暗中派人連絡大料崁人合擊日軍。日軍自三角湧向大料崁前進。江國輝率大料崁義民阻擊；義民蘇力、蘇全(蘇力之子)率千人進圍。江國輝率眾據大料崁街以守〔32〕(陳漢光，2000：83-85)。七月十三日，日軍至桃仔園宿營，向中壢推進，告以義軍胡嘉猷七百人來攻。胡嘉猷已至龍潭坡，開槍射擊，敵進退。七月十四日，日軍侵入龍潭坡，義民據家屋以抗，日軍遂入街衢，放火便燒；捕無辜良民七十三人，拖往烏樹林，排成二列，刺死〔33〕。七月十六日，日軍來犯，胡嘉猷誓死迎戰，彈藥已盡，撤退。赴臺南，潛返廣東原籍〔34〕。總計兵員五千。七月十七日，日軍攻大料崁，江國輝應戰，但被擒。日軍入街後，縱火焚燒房舍，屠殺鄉民。避難者被日軍逮，以戰刀砍死。江國輝亦被殺〔35〕。七月二十一日，日軍侵入楊梅壠(楊梅)，吳湯興率隊自大湖口出，兩軍遭遇於楊梅壠，徐驥率營攻，日軍以大砲猛擊。義軍退大湖口，新竹城遂為日軍占據〔36〕。

七月十二日，日軍入三角湧街，火燒民房，見人便殺，數小時後一個美麗而繁盛之鄉鎮，已變為滿目淒涼之焦土！遍地死屍，慘不忍睹。日軍到二



甲九，燒燬民房，並亂殺無辜鄉民。日軍亦率所部來會，一時日軍士氣大振，乘勢佔領福德村一帶。七月二十四日，大焚民房，七月二十五日，日軍見目的已達，遂收軍還塔寮坑。是役鄉民遭屠殺，據日方宣佈者亦達三四百人，民房遭燒者亦達一千座。兵至板橋，大搜民房，於四汀頭放火焚燒民房，見人便殺。七月二十三日，兵進士城，少數義民出拒，終不敵而散。日軍入村，亦燒亦殺，鄉民遭殺者二百七十人，房屋被燒者八九百座〔37〕。七月二十九日，日軍入駐桃園，日軍自海山口越塔寮坑，露營於桃仔園北方高地是日僅塔寮坑略有零星戰鬥，而附近民房被燒，鄉民遭殺者不少。七月三十日，師團主力入中壢街，七月三十一日，日軍自大料崁街向新埔庄前進，入龍潭坡宿營。八月二日，與日軍攻新埔庄，當地義民據屋抵禦，日軍不能進，放火燒之，義民始退〔38〕。

七月十二日至八月二日日軍在臺北縣之三角湧、桃園縣、新竹縣受到臺灣義勇軍激烈的抵抗，日軍為報復臺灣人，乃縱火燒民間的房屋，殘殺老弱婦孺。因此，臺灣人認為日軍為侵略者，臺灣人覺得日本人與臺灣人是不同的民族。一八九五年之前，閩南人與客家人作分類械鬥。然而於一八九五年日本人屠殺臺灣人之後，閩南人與客家人開始團結為一個民族，共同抵禦日本人。因此，乙未抗日戰爭開始有了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之契機。

七月二十四日，日軍再攻三角湧，死五百，燒屋千間，皆粵族，女兵作戰勇猛。在三角湧也有客家人抗日，殲滅日軍騎兵一小隊，二十二騎。日軍反攻三角湧，客家義民奮勇抵抗，連妙齡少女的屍體都被發現，令日軍大感意外〔39〕。

在桃竹苗(桃竹苗人口的八十四%是客家人)吳湯興、徐驥、姜紹祖人稱為客家三傑，組織客家軍，激烈地抵抗日軍的侵略，臺灣義勇軍之中客家軍為最強的部隊，到死為止都不放棄。因此，他們擁有客家人意識、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尖筆山，位於新竹縣治東南四十里處，標高五百四十二公尺。八月八日，能久師團長下令各隊前犯。駐守枕頭山、雞卵面、尖筆山一帶義軍，共有徐驥、新楚軍花翎副將楊載雲、副將李惟義、義民統領吳湯興等十一部份，計七千八百人，已佈署完成。徐驥軍扼守枕頭山西麓。陳超亮軍扼守枕頭山東麓。陳澄波軍扼守雞卵面西。林學院軍扼守雞卵面西北。黃景雲軍扼守雞卵面東。張兆麟軍扼守尖筆山。楊載雲軍扼守頭份街西。李惟義軍扼守頭份街東。邱國霖軍扼守月兒嶺。吳湯興軍扼守苦竹頭。枕頭山、雞卵面、尖筆山，遂陷敵手〔40〕。尖筆山為苗栗地區向北防禦之據點。自新竹失守後，成為義軍第一道防禦線之前哨。日軍入枕頭山，徐驥率隊應戰。日軍猛擊，徐驥軍潰退。日軍向雞卵面攻擊，吳湯興率隊應戰，日軍攻，吳湯興率隊向尖筆山退。八月九日，日軍向尖筆山及頭份街攻擊。日軍攻頭份街，李惟義、楊載雲率隊出戰。日砲火力甚強，李惟義逃退，楊載雲拼死力戰，中彈數發而亡〔41〕。

楊載雲與李惟義為清國人，率領黑旗軍之一部新楚軍；傅德星、邱國霖、張兆麟、陳超亮、黃景雲、陳澄波、林學院為臺灣人，率領臺灣義勇軍，八月八日至八月九日他們在尖筆山附近之役共同抵抗日軍。黑旗軍與臺灣義勇軍均為臺灣民主國軍，臺灣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命令他們的部隊佈署各地。這個抗日軍包含大清帝國人、閩南人、客家人，他們互相協助，對抗日軍。

苗栗的居民三千戶。黎知府向劉永福請兵增援，得貳尹吳彭年率屯兵營、旱雷營、七星軍來助。黎景嵩將吳彭年軍合新楚軍，以吳彭年為統領，駐苗栗；又以副將李惟義為副統領，分大半兵力駐頭份街。八月十三日，苗栗守軍僅吳彭年軍尚未戰過，其餘義軍疲乏。吳彭年軍三百轉進苗栗，合徐驥軍退守牛罵街(清水)。吳湯興得劉永福退軍電，入彰化。知縣李焜潛行大安港西渡，八月十四日，苗栗遂為日軍佔領〔42〕。

八月二十一日，義軍吳湯興、徐驥與日軍接戰。義軍據溝倍庄竹圍內家屋抵禦。有少年林傳者，精槍術，潛樹上伏擊，日軍死數人，林傳陣亡〔43〕。

出沒於尖筆山以南至苗栗之間的敵人，其種類實在完全不同。據可靠的土人說，大姑陷、三角湧、中壢地方的「土民」屬於客家族，從來為臺灣第一的獍猛人種，因此，他們反抗我皇師，極盡頑梗跳梁，並非無因。然而，尖筆山以南的敵兵，是由純粹的清兵和當地的土兵混合而成的。苗栗的清兵，似乎由劉永福的部下李惟義，吳湯興兩將率領，自稱義民的土兵一團則由陳指揮。我兵入苗栗時，看見在一廟宇前面橫放著大黑旗，乃進門予以檢查，實為賊軍兵營，在門柱上大寫著：「總統新楚軍節制前敵後路各營果勇巴圖魯李公館」、「欽加知州御統領忠勝軍署兼新竹縣苗栗正堂李行署」、「總理黑旗前敵營務處吳行臺」等字樣，傍邊散亂著五六支抬槍和小槍，再巡覽室內，則有子彈、火藥、旗子、兵服、兵勇章等充滿其中，在這次戰鬥中應特別記載的事實是，土兵本來是當地的愚民，因而每戰必頑強抵抗，這點是和中國的佣兵不同的〔44〕。

根據日本官方資料「尖筆山以南的敵兵，是由純粹的清兵和當地的土兵混合而成的。苗栗的清兵，似乎由劉永福的部下李惟義，吳湯興兩將率領，自稱義民的土兵一團則由陳指揮。」李惟義與吳湯興率領抗日軍，共同抵抗日軍。黑旗軍及義勇軍的大清帝國人、閩南人與客家人聯合地抵禦日軍。因此我們可以說，他們有臺灣防衛意識。所以，他們擁有臺灣人意識及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有關「客家人」之敘述如下：客家，Hakka。中國一部份漢族人的自稱。聚居在廣東、興寧、四川、廣西、湖南、福建、臺灣、海南島部分地區的一百二十餘縣。先世居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四世紀初、九世紀末因戰亂大批南下。十三世紀又遷至贛、閩粵等地。自稱「客家」或「來人」，以區別於本地人。客家話是漢語廣東方言之一，保留較多古代漢語音韻，山歌習俗傳統，婦女均天足。參加

勞動生產。不受世俗陋習的約束，勇於進取，富有勤勞積極性，近代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以後，不少客家人被迫分散在更廣闊的地區，有的轉徙臺灣、香港或僑居南洋一帶〔45〕。

伊能嘉矩對臺灣各族群來臺的先後有下列的說法：「泉州人先至，開發了濱海原野；漳州人後至，開闢了近山地區；客屬各籍移民最後來，才進入丘陵山區」。伊能嘉矩發現臺灣濱海聚落是福建泉州人，近山都會聚落是福建漳州人，丘陵地或沿山線地帶住的是客家人，謂「福佬人先到，客家人後至」〔46〕。

尖筆山陷落，頭份街不守，苗栗遂成北部抗日最後據點。新竹保衛戰序幕未張之際，臺灣府知府黎景嵩為強化府城(時暫治於彰化)外圍力量，屢電臺南軍務幫辦總兵劉永福，請發兵增援。八月十一日，臺南府經歷吳彭年，副將李惟義奉劉永福命，率黑旗軍屯兵營、早雷營、七星軍七百人，進駐苗栗。次日，吳湯興、徐驥等各部義軍因尖筆山戰局逆轉，退至後龍溪〔47〕。

新竹保衛戰序幕未張之際，臺灣府知府黎景嵩與義民統領吳湯興，得到臺灣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的命令，將臺灣民主國的黑旗軍及義勇軍佈署各地。黎景嵩與吳湯興欲共同保衛新竹，這意味大清帝國人、閩南人與客家人互相協助作戰。由此可看出，他們有臺灣防衛意識。因此，他們具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佔領苗栗時，從敵兵營內搜獲了文件，由此可以推知敵情。臺灣的義民兵，由欽加五品銜統領臺灣義民各軍吳湯興統領，新楚軍由記名簡放總兵統領新楚勁勇等霹靂巴圖魯李惟義統督，俱在苗栗從事各方面的指揮。而臺灣府正堂兼中路營務處黎景嵩則在臺灣府統督軍事。義民軍的配置，吳湯興所招集的義民有二千名，編為五營。關於配置，有吳湯興向臺灣府黎提出的報告書。統領臺灣義民各軍五品銜生員吳：「竊生員所招之義民有二千名，編為五營，除衛隊中營隨身差遣外，其餘徐驥一營

扼紮北浦，姜紹祖防守枋寮沿山一帶。」〔48〕

楊載雲湖南湘潭人，黎景嵩之戚。節義閭修，頗爛規制。故號令悉本湘、楚舊章。紀律精嚴，騰蹈善戰。楊載雲戰死於頭份，黑旗軍副將李惟義之鬪志頓捐，遂兼新楚軍諸營，窮奔大甲。新楚軍，乃楊汝翼逃後所棄之湘勇，數千人；臺灣府知府黎景嵩，增以棟軍殘部及新募外江勇千人，編組而成，由陳澄波、傅德星等分別帶領，而楊載雲部勒之〔49〕。

彰化城臺灣知府在焉。本駐練勇(統領廖世英)、新楚軍(統領羅樹勛)、義民軍(統領吳湯興、分統徐驥)、七星軍(統領吳彭年、副統李惟義)。請吳彭年兼為總統。吳彭年以兵少電濟師；劉永福命劉得勝、湯仁貴、孔憲盈、李士炳、沈福山率七星四營增援。兵員總數有十二營，惟實際上三千六百人。彰化附近部署如次：王得標軍守中寮庄，劉得勝軍守中庄後，孔憲盈軍守茄冬腳，羅樹勛、羅汝澤軍守市仔尾，吳湯興、李士炳、沈福山、湯仁貴、徐驥各軍守八卦山，李惟義軍駐彰化城，吳彭年軍守大肚溪南岸菜寮庄〔50〕。

吳彭年、王得標、劉得勝、湯仁貴、孔憲盈、李士炳、沈福山與李惟義為清國人，率領黑旗軍之一部七星軍；吳湯興與徐驥為臺灣人，率領臺灣義勇軍，八月二十八日他們在八卦山之役共同抵抗日軍。黑旗軍與臺灣義勇軍均為臺灣民主國軍，臺灣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命令他們的部隊佈署各地。這個抗日軍包含清國人、閩南人、客家人，他們互相協助，對抗日軍。

劉永福電令吳彭年速扼八卦山，以待黎景嵩電請援兵，謂土匪導倭攻八卦山，吳彭年死守，恐不能勝云〔51〕。日軍的能久入彰化城，彰化陷。彰化之戰，我軍民死亡數五千人以下。日軍死傷人數，不見記載，傳為數百人〔52〕。罹患瘧疾、虎烈拉者，師團之半。能久已傷，南進無力。援臺之日本第二師團、混成第四旅團從行〔53〕。

八月三十一日，日軍攻他里霧(今斗南鎮)，會

師於大莆林(今大林鎮)。福字七星軍兼管親兵營統領王得標，整軍。劉永福據報，命王得標暫留嘉義，俟副將楊泗洪所率之鎮海中軍到達羅山。徐驥軍移防斗六街〔54〕。

徐驥與劉永福見面時說的話：「徐驥不才，生死早置度外，今時勢危急，我志已決，誓死抵抗倭寇侵略，願與臺灣土地共存亡。」徐驥願與臺灣共存亡，誓死抵抗日本軍，徐驥認同臺灣本土，臺灣的命運視為自己的命運，一起共生共存，因此，徐驥具有臺灣人意識及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九月二日。義民黃榮邦、簡成功、簡精華率隊追之，日軍奔狂入他里霧，黃榮邦率隊攻入，日軍逃向北斗而去。王得標及簡精華收復雲林，繼欲攻彰化，為日砲所阻，終不敢進〔55〕。

抗日軍反攻彰化城(九月二十五日)無功之後，已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攻擊行動，不得不轉而採取守勢，於是，劉永福乃針對當時的形勢，重新加以部署。其兵力係以黑旗軍為主，義軍為軸，共二萬人，分別部署於嘉義以北、臺南以北、枋寮以北三個防衛區，其中由劉永福親自指揮的有一萬三千人。抗日軍比起日本南進軍的四萬人，抗日軍不但兵器、糧食嚴重缺乏，不少義軍又係臨時招募而來，缺乏戰陣經驗，僅賴不怕犧牲的在戰精神而已〔56〕。

王得標率福字七星軍七營，扼西螺河南岸。蕭三發(都司)率翊安軍福字鎮海軍及臺南防軍，扼斗六街及土庫庄。簡成功、簡精華、黃榮邦、廖三聘各率義民團輔助蕭三發、王得標各軍扼大莆庄以北地區〔57〕。

王得標與蕭三發為清國人，率領黑旗軍之一部七星軍；簡成功、簡精華、黃榮邦、廖三聘為臺灣人，率領臺灣義勇軍，他們在西螺溪以南共同抵抗日軍。黑旗軍與臺灣義勇軍均為臺灣民主國軍，臺灣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命令他們的部隊佈署各地。這個抗日軍包含清國人、閩南人、客家人，他們互相協助，對抗日軍。

十月六日，日軍到達西螺街，義軍廖三聘及黃

榮邦據西螺街內以抗，日軍數戰不能進，以火攻之，義軍房屋被燒，告退〔58〕。

大莆林守軍，除統領楊泗洪、管帶朱乃昌二部外，尚有義勇軍黃榮邦、簡義父子軍約二千七百人。十月七日，日軍進攻斗六、西螺。黃榮邦、簡義受傷；蕭三發戰死，殉者五百人。簡義、王得標應援，斗六已失，將收大莆林為根據，甫抵觀音亭，大莆林一片火海，日軍所縱也。王得標奔嘉義；簡義退噶古坑〔59〕。

十月八日，大莆林街，義軍蕭三發、黃榮邦、林義成及簡氏父子率隊再戰。蕭三發、黃榮邦均戰死〔60〕。

楊泗洪、朱乃昌、王得標與蕭三發為清國人，率領黑旗軍；黃榮邦、簡義父子為臺灣人，率領臺灣義勇軍，他們在大莆林共同抵抗日軍。黑旗軍與臺灣義勇軍均為臺灣民主國軍，臺灣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命令他們的部隊佈署各地。這個抗日軍包含清國人、閩南人、客家人，他們互相協助，對抗日軍。

十月九日，嘉義城內義軍有守備王得標、知縣孫育萬、武舉人劉步陞、義民首領簡氏父子、生員楊錫九、營官馮練芳等所部，均死守力戰〔61〕。斗六、西螺既陷，義軍退噶古坑與嘉義城。王得標所部沿途埋設地雷，隨時引爆，敵傷亡甚夥。十月九日，日軍以德籍軍官葛馬阿納敏指揮以車砲攻嘉義城。總兵柏正材、同知馮陳芳、武舉劉步陞（劉永福之堂叔）、生員楊文豹等力戰。混成第四旅團由旅團長忠愛親王，上陸布袋嘴。守軍總兵譚少宗，不戰而逃〔62〕。

王得標、孫育萬、柏正材、陳開億、馮陳芳與劉步陞為清國人，率領黑旗軍；簡氏父子、楊錫九、馮練芳為臺灣人，率領臺灣義勇軍，十月九日，他們在嘉義城共同抵抗日軍。黑旗軍與臺灣義勇軍均為臺灣民主國軍，臺灣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命令他們的部隊佈署各地。這個抗日軍包含清國人、閩南人、客家人，他們互相協助，對抗日軍。

十月十日，日軍登陸布袋嘴，十月十一日，入社仔頭庄之日軍，遭義兵林崑岡所部包圍，日軍死傷甚多〔63〕。十月十一日，日軍登陸枋寮，兵入茄冬腳（今佳冬），義民首領蕭光明（總理）率隊出戰，據步月樓抵禦，健婦亦參加。日軍死傷百人，不能逞〔64〕。十月十一日，第二師團長乃木希典中將率日軍登陸，日軍向茄冬腳搜索。義首五品軍功邱維藩率一營及婦女戰士百人，在北旗尾（今東海）設伏，敵頑強抵抗，婦女隊驍勇異常，黃蘭妹，力殲數敵。邑紳蕭光明率隊迎戰，蕭光明退據步月樓，蕭光明再退。敵死七十名。日軍縱火焚市街，蕭光明遂棄茄冬腳〔65〕。十月十五日，對戰數小時之後，劉成良軍退臺南〔66〕。

劉永福增派劉光明軍赴援，兵駐麻豆庄。日軍又以砲轟擊文溪庄，柏正材、王得標均率隊拒戰，日軍不得逞。貞愛親王率日軍。日軍南進，入至蕭壠附近，為林崑岡（字碧玉）所阻擊。日軍增兵大至，林崑岡中彈數發死，使收軍後撤〔67〕。

十月二十日，日軍渡曾文溪。徐驥方自卑南募勇八百。敵猛轟、徐驥中彈，旋死。其部奮戰不已，俱歿。柏正材、王得標二軍在文溪莊與敵遭遇，柏正材陣亡。王得標收兵，急奔臺南〔68〕。

徐驥在死之前說了一句話：「大丈夫為國死，可無憾矣！」這意味著徐驥為了臺灣民主國，死了也不在乎。「國」並不是意味清國。因為徐驥是生員，生員的行動範圍並沒有像進士那麼大。徐驥為防衛臺灣民主國，死也沒關係，徐驥認同臺灣民主國。因此，徐驥具有臺灣人意識及臺灣民族主義思想。劉永福問徐驥：「你願意回中原嗎？」徐驥說：「此地不守，臺灣亡矣！我不願生還中原也！」這裡是臺南曾文溪。臺南是臺灣民主國的首都。徐驥的想法是為了保護臺南而犧牲也無所謂。所以，徐驥擁有臺灣人意識及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十月二十日，日軍自曾文溪岸迂迴進攻蕭壠，迫近蕭壠街，義首林崑岡之部約三千人當之，敵稍挫。日軍大舉合圍，林崑岡指天誓曰：「苟天不相

余儕，吾儕當自相，區區島夷，何懼也」。眾咸感奮，鳴鼓而進。林崑岡奔馳前敵，勇猛宛若天神。敵料爲主將，集中砲火環噓之。林崑岡身被數創，毫無痛苦之色。頃間，左翼潰，繼之右翼又北，林崑岡拄刀四觀，見忠駭山積，頓覺心智沮索，揮刀自剗其腹，不死，復割喉，始倒地而厥，林崑岡逝，沈微芳收軍，蕭壠失。義軍陣亡二千五百人〔69〕。

林崑岡說到「如果上天不幫助我的話，我自己幫助自己，如此小島野蠻的日本人，有什麼好恐懼的呢？」臺灣義勇軍感到非常的興奮，乃鳴鼓前進。林崑岡之部隊於是將日軍驅逐了。林崑岡如同上天一樣的勇敢，日軍將林崑岡視爲主要將領，乃集中火力轟擊林崑岡，林崑岡全身中彈，卻毫無痛苦的表情。臺灣義勇軍之左翼於是崩潰了，繼而臺灣義勇軍之右翼也潰堤了。林崑岡將刀往地上叉，四面觀望到的都是誓死效忠臺灣民主國而奮勇抗戰的臺灣義勇兵之屍體，其屍體堆得如山般之高，到處都是鮮血。林崑岡非常的沮喪，乃揮刀刺殺自己的腹部，尙未死，於是再割自己的喉嚨，才倒地而死。誓死效忠臺灣民主國的臺灣義勇兵爲了防衛臺灣民主國而犧牲了，因此，他們具有臺灣人意識及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王得標、柏正材爲清國人，率領黑旗軍；徐驥、林崑岡爲臺灣人，率領臺灣義勇軍，十月二十日，他們在曾文溪及蕭壠之役共同抵抗日軍。黑旗軍與臺灣義勇軍均爲臺灣民主國軍，臺灣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命令他們的部隊佈署各地。這個抗日軍包含清國人、閩南人、客家人，他們互相協助，對抗日軍。他們爲了防衛臺灣，欲打倒共同的敵人，團結合作與日軍戰鬥。他們將臺灣視爲命運共同體，爲了防衛臺灣，犧牲生命也無所謂。

苗栗陷後，義軍軍事逐漸不利，迄至彰化繼去，臺南人心浮動，遂欲以銀票求兌現。嘉義敗績，黑旗大將吳彭年、湯仁貴、朱乃昌、蕭三發等死訊接踵傳來，劉永福令設神主於關帝廟，衣冠臨奠，痛哭至於失聲。劉永福派幕友吳桐林渡廈乞助，一

律不得接濟臺灣抗日，應者無多。遍走閩粵浙蘇四省，僅獲一千五百餘兩而歸，劉永福頓足嘆曰：「內地諸公誤我，我誤臺人。〔70〕」十月十九日，劉永福逃亡中國大陸。臺南的人口有十五萬人。十月二十一日，日軍入臺南城〔71〕。臺灣民主國因劉永福逃走而消滅。十月二十八日，能久親王死〔72〕。

## 五、結 論

第一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二年之間的武裝抗日，翁佳音暫名之爲「反日復清」。但是，筆者認爲武裝抗日之時，臺灣人不是「反日復清」爲目的，而是「反日復臺」。因爲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成立了臺灣民主國，臺灣民主國已是獨立國家，所以，臺灣人不是要恢復大清帝國，是要恢復臺灣民主國。一八九五年六月七日，北臺灣民主國滅亡了，臺北被日軍佔領，但是，臺南的南臺灣民主國繼續存在，臺灣人繼續抗日運動，這意思是爲了恢復臺北的北臺灣民主國。臺灣抗日運動是臺灣攻防戰，臺灣攻防戰是臺灣民主國防衛戰爭。因此，臺灣人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第二點、從「大清國之雄魂」、「匡後天朝」可看出，翁佳音主張臺灣有「反日復清」之思想。翁佳音的「反日復清」之說法，其問題點在於好像全部的臺灣人也持著「反日復清」的主張。的確是有「反日復清」之思想，但是也有臺灣人認爲有「反日復臺」之思想。比方說，邱逢甲等等的例子也有。邱逢甲反對大清帝國割臺，曾說要抵抗日軍侵略臺灣，主張建國臺灣民主國。之後邱逢甲當了臺灣民主國的副總統，從邱逢甲願意當臺灣民主國的副總統，從這個事情可以認定邱逢甲有「反日復臺」思想，邱逢甲把臺灣從大清帝國分離，讓臺灣獨自成立臺灣民主國。因此，可以說邱逢甲有「反日復臺」思想，並非「反日復清」之思想。所以，邱逢甲擁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第三點、翁佳音「仍奉正朝朔、遙作屏藩」根

據這句話分析，臺灣人有「反日復清」之思想。但是，「仍奉正朝朔、遙作屏藩」的意思是「臺灣民主國視爲大清帝國是正統政府，臺灣民主國是大清帝國的屬國」，臺灣民主國有獨立國家之三個條件，政府、人民、領土，所以臺灣民主國爲獨立國家，「屬國」的意思是臺灣民主國尊重大清帝國，屬國與殖民地是不同的，臺灣民主國告訴大清帝國這句話的目的是爲了需要抗日戰爭的武器，筆者認爲「仍奉正朝朔、遙作屏藩」不是「反日復清」之思想，而是「反日復臺」之思想。臺灣民主國是獨立國家。所以，臺灣人擁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第四點、大清帝國放棄臺灣人，所以臺灣人自己建立獨立國家，成立「臺灣民主國」。臺灣人不想恢復放棄自己的大清帝國？臺灣人不想恢復大清帝國。翁佳音說的「反日復清」，筆者覺得應是「反日復臺」。日軍登陸臺灣之後，大約兩星期即佔領臺北，臺灣民主國的領土則失去了十分之一。所以，臺灣民主國軍需要收復失地。臺灣義勇軍試著收復臺北兩三次，換句話說，臺灣義勇軍與日軍抗戰，乃爲了收復失地而戰鬥。如果成功收復失地的話，臺灣民主國將恢復北部的領土。臺灣民主國不需要復歸大清帝國。臺灣抗日運動是分裂國家的國土恢復運動。因此，臺灣人擁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第五點、在大清帝國統治下的臺灣，閩南人、客家人及原住民互相戰鬪，在臺灣常常發生分類械鬥，所以大清帝國時代有閩南人意識、客家人意識及原住民意識，但是，沒有臺灣人意識。日軍侵略臺灣之時，閩南人與客家人共同團結抵抗日軍，他們認爲共同的敵人是日本人，因此，閩南人與客家人擁有臺灣人意識。那時日軍沒有侵略山地的原住民，日軍與原住民沒有發生戰鬥，所以一八九五年漢民族與原住民之間無合作關係。自一八九五年臺灣人開始有了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第六點、劉永福命令在臺灣中部與南部的黑旗

軍與臺灣義勇軍對抗日軍，並推動抗日運動，劉永福使用「臺灣民主國鎮守臺南幫辦軍務劉淵亭軍門」，使用這個稱呼意味他擁有臺灣民族主義思想。劉永福在臺南成立臺灣民主國議會(國會)，設立國會是總統的職務，因此可認爲劉永福有臺灣民族主義思想。也可以說劉永福擁有「反日復臺」之思想。因此，劉永福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第七點、吳湯興使用「臺灣民主國義勇軍統領」，募集臺灣義勇軍五千人，準備臺灣義勇軍的制服，制定臺灣義勇軍的軍規，並製作臺灣義勇軍之軍旗。爲了防衛臺灣民主國的領土，吳湯興抵抗日軍，有此看出，吳湯興具有臺灣民族主義思想。吳湯興並無「反日復清」之思想。吳湯興可以說有「反日復臺」之思想。吳湯興提到「臺灣民主國義勇軍與日軍之抗戰，關係全臺灣的存亡及四百萬同胞的生命，即使死了也沒有遺憾。」這裡面提到吳湯興認爲閩南人與客家人同樣爲四百萬同胞的臺灣民族，有著臺灣民主國命運共同體意識，爲了防衛臺灣及全臺灣人民的性命，與日軍抗戰到底，即使犧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這意味吳湯興擁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第八點、有人爲乙未戰爭時做了謠歌其內容爲「一八九五年臺灣成立義勇軍，日軍侵略臺灣，姜紹祖組敢字營，自己訓練臺灣義勇軍，在南崁駐防，準備對日抗戰，訓練戰鬥部隊。早知道日軍攻打基隆港，在臺灣成立臺灣民主國，誓死抗日，防衛臺灣乃是我們的責任，知道邱逢甲組成臺灣義勇軍，姜紹祖也散盡家財招募義勇兵。防守臺灣之防線並未縮短，保護臺灣人民，防衛臺灣民主國爲第一優先。當中姜紹祖提到「誓死抗日」意味是爲了防衛臺灣，犧牲生命也抵死抗日。另也提到「防守臺灣」意味著姜紹祖具有臺灣防衛意識，他說「保護臺灣人民，防衛臺灣民主國爲第一優先」這意味守護臺灣民主國之國民爲重要任務，捍衛臺灣民主國比自己的生命更爲重要。姜紹祖遺言之內容是

「新竹城被日軍所包圍，孤立無援，子彈也全用盡，其苦境可想而知，身為男兒應該捍衛臺灣民主國，怎能苟且偷生，投降於敵人日軍呢？」姜紹祖展現其英勇之精神，為保衛臺灣民主國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所以，可看出姜紹祖具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第九點、徐驥與劉永福見面時說的話：「徐驥不才，生死早置度外，今時勢危急，我志已決，誓死抗拒倭寇侵略，願與臺灣土地共存亡。」徐驥願與臺灣共存亡，誓死抵抗日本軍，徐驥認同臺灣本土，臺灣的命運視為自己的命運，一起共生共存。徐驥在死之前說了一句話：「大丈夫為國死，可無憾矣！」這意味著徐驥為了臺灣民主國，死了也不在乎。「國」並不是意味清國。因為徐驥是生員，生員的行動範圍並不如進士那麼大。徐驥的行動範圍只在臺灣，並沒有擴及至清國。為防衛臺灣民主國，死也沒關係，徐驥認同臺灣民主國。因此，徐驥具有臺灣人意識及臺灣民族主義思想。劉永福問徐驥：「你願意回中原嗎？」徐驥說：「此地不守，臺灣亡矣！我不願生還中原也！」這裡是臺南曾文溪。臺南是臺灣民主國的首都。徐驥的想法是為了保護臺南而犧牲也無所謂。因此，徐驥擁有臺灣人意識及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第十點、楊載雲為清國人，率領黑旗軍；傅德星、陳澄波、吳湯興、姜紹祖、徐驥為臺灣人，率領臺灣義勇軍，七月八日至七月十日他們在新竹附近之役共同抵抗日軍。楊載雲與李惟義為清國人，率領黑旗軍之一部新楚軍；傅德星、邱國霖、張兆麟、陳超亮、黃景雲、陳澄波、林學院為臺灣人，率領臺灣義勇軍，八月八日至八月九日他們在尖筆山附近之役共同抵抗日軍。吳彭年、王得標、劉得勝、湯仁貴、孔憲盈、李士炳、沈福山與李惟義為清國人，率領黑旗軍之一部七星軍；吳湯興與徐驥為臺灣人，率領臺灣義勇軍，八月二十八日他們在八卦山之役共同抵抗日軍。王得標與蕭三發為清國人，率領黑旗軍之一部七星軍；簡成功、簡精華、

黃榮邦、廖三聘為臺灣人，率領臺灣義勇軍，他們在西螺溪以南共同抵抗日軍。楊泗洪、朱乃昌、王得標與蕭三發為清國人，率領黑旗軍；黃榮邦、簡義父子為臺灣人，率領臺灣義勇軍，他們在大莆林共同抵抗日軍。王得標、孫育萬、柏正材、陳開億、馮陳芳與劉步陞為清國人，率領黑旗軍；簡氏父子、楊錫九、馮練芳為臺灣人，率領臺灣義勇軍，十月九日，他們在嘉義城共同抵抗日軍。王得標、柏正材為清國人，率領黑旗軍；徐驥、林崑岡為臺灣人，率領臺灣義勇軍，十月二十日，他們在曾文溪及蕭壠之役共同抵抗日軍。黑旗軍與臺灣義勇軍均為臺灣民主國軍，臺灣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命令他們的部隊佈署各地。這個抗日軍包含清國人、閩南人、客家人，他們互相協助，對抗日軍。他們為了防衛臺灣，欲打倒共同的敵人，團結合作與日軍戰鬥。他們將臺灣視為命運共同體，為了防衛臺灣，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臺灣民主國軍的黑旗軍與臺灣義勇軍的抗日運動者(清國人、閩南人、客家人)擁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從以上的十個根據，我們可以說臺灣民主國軍的抗日運動者擁有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

## 參考文獻

- [1]伊藤幹彥.日治時代後期臺灣政治思想之研究. 臺北：鴻儒堂. 2005。
- [2]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臺北：正中書局.241-242.1936.
- [3]曾迺碩.乙未拒日保臺運動.臺灣史蹟研究會.1978.
- [4]翁佳音.臺灣人武裝抗日史研究 1895—190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6.
- [5]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 [6]黃秀政.劉永福與乙未反割臺運動.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

- 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
- [7]吳密察.乙未臺灣史事探析.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
- [8]黃昭堂.臺灣民主國研究.臺北：前衛出版社.2006.
- [9]薛雲峰.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 1895 乙未抗日戰爭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 [10]翁佳音.臺灣人武裝抗日史研究 1895—1902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137-139.1986.
- [11]Hurst.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Quarter ended 30, Sep," Tainan,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Record (Microfilm),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 China Correspondence, 228/1199. 379.1895
- [12]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27-228.1981.
- [13]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28-229.1981.
- [14]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69.1981.
- [15]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30-231.1981.
- [16]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32-233.1981.
- [17]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34-235.1981.
- [18]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36.1981.
- [19]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55-256.1981.
- [20]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60-261.1981.
- [21]金成前.臺灣省乙未抗日之役.臺灣文獻.28 (1).145.1977.
- [22]中國史學會編.中日戰爭(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68-469.2006.
- [23]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64-265.1981.
- [24]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70-271.1981.
- [25]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63.2000.
- [26]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76.1981.
- [27]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74.1981.
- [28]紀念專輯編輯小組.乙未抗日史事紀要.臺北：中華客家臺灣文化學會.32-33.1995.
- [29]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77-78.2000.
- [30]紀念專輯編輯小組.乙未抗日史事紀要.臺北：中華客家臺灣文化學會.42.1995.
- [31]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79.1981.
- [32]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83-85.2000.
- [33]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81-82.2000.
- [34]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77.1981.
- [35]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79-280.1981.
- [36]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76-77.2000.
- [37]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87-89.2000.
- [38]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90.2000.
- [39]紀念專輯編輯小組.乙未抗日史事紀要.臺北：中華客家臺灣文化學會.14,19.1995.
- [40]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 員會. 284-285.1981.
- [41]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91-92.2000.
- [42]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92-93.2000.
- [43]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93-94.2000.
- [44]中國史學會編.中日戰爭(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478-479.2006.
- [4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ume 5,"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Chicago. 625-626.1997
- [46]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382-383 .1928.
- [47]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88-289.1981.
- [48]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89.1981.
- [49]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303.1981.
- [50]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96-97.2000.
- [51]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文海出版社.3071966.
- [52]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308-309.1981.
- [53]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311.1981.
- [54]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309-310.1981.
- [55]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99. 2000.
- [56]黃秀政.劉永福與乙未反割臺運動.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528.1995。
- [57]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01-102.2000.
- [58]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08-109.2000.
- [59]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315.1981.
- [60]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10.2000.
- [61]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11.2000.
- [62]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315-316.1981.
- [63]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11-112.2000.
- [64]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13.2000.
- [65]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318-319.1981.
- [66]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15.2000.
- [67]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15-116.2000.
- [68]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317-318.1981.
- [69]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北：文獻委員會.318.1981.
- [70]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18.2000.
- [71]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21.2000.
- [72]王國璠.臺灣抗日史(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326.1981.

